

# 《骆驼祥子》‘乡下人进城’叙事研究\*

— 以‘身体叙事’为中心 —

曲 彤\*\*

## <目次>

- |              |                 |
|--------------|-----------------|
| I. 绪论        | III. 人/城欲望的相互角力 |
| II. 身体神话的世俗化 | 1. 劳动力          |
| 1. 自恋的完美身体   | 2. 性            |
| 2. 禁欲的受难身体   | 3. 钱            |
| 3. 堕落的贬值身体   | IV. 文化城与城中兽     |
|              | V. 结论           |

## I. 绪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外力的推动下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现代化之路。除物质文明改革、精神文明改革、制度文明改革之外，从乡土文明逐渐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城乡之间差距日益悬殊之际，‘乡下人进城’叙事应运而生，走进了文学的视野，以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中著名的‘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为滥觞，到了近代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逐渐成形，渐渐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了一方天地。自五四以来，出于对‘人’的关注，乡下人进城后的遭遇就成了小说家笔下常见的母题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萧红的《生死场》到30

\* 이 연구는 BK21 중국문화인대 양성단 연구비 지원으로 수행되었음.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系 博士在读

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新中国成立后阎连科、路遥、余华、王安忆、铁凝等，80年代林坚在《深夜，海边有一个人》里的打工者自我言说，90年代安子、王十月、谢湘南、郑小琼等以个人经历入文的‘打工作家群’的崛起，‘乡下人进城’叙事已经浩浩汤汤存在了一个世纪。

‘乡下人进城’既是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社会纪实。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风起云涌，政局的变幻莫测也带动了民间生活的动荡不安。中国的社会基石是农村地区及其土地资源，但战争的频繁爆发、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外来资本主义对国家内部的腐蚀和入侵、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等打破了延续千年的社会结构，大批的农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入城市寻找新的栖身之地。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乡下人进城’叙事既能够衡量时代变迁和社会流动，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乡下人进城’叙事以更加温暖的人道主义视角，揭露了农民进城前后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经历，反映了他们在时代级、国家级的大痛苦之下，被掩埋、被忽视的喜怒哀乐。早在北宋，诗人张俞便将农村人进城后的所见所闻浓缩进五言绝句《蚕妇》中：‘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地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表达了农村人在辛苦劳动之余却被隔绝在自己创造的劳动生产物之外的无奈，面对城/乡，穷/富时的复杂心境。农村人进城本是为了摆脱痛苦的生活，另寻落脚之处，却不承想又落入了另一个更加痛苦的境地。在他们肉身脱离农村，试图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也不断遭受着城市文明的冲击和碾压。<sup>1)</sup>可以说，‘乡下人进城’叙事是移动的、碰撞的，反映了城/乡、贫/富观念之间的冲突和位移。

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里，这位法国哲学家强调在古典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人体既是权利作用的焦点也是其追求的目标。<sup>2)</sup>作为人类存在在物质世界的唯一证据，身体不仅有私密性，同时也有公共性。对内，它承担了人类生理性的种种需求，反映着人类心灵家园的种种

1) 肖芹，《论‘乡下人进城’的‘苦难’叙事》，扬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7页。

2)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46页。

情绪变化和思想流动；对外，它是连接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唯一媒介，是社会、政治、权利、文化、历史等复杂关系的直接作用场域。身体叙事在中国虽要到二十世纪80、90年代才逐渐兴起，但其滥觞可以追溯至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的文学’的提倡，除了对人格的解放和启蒙之外，对人体的发现和看见无疑是更深刻的、更成功的革命，人被本能所支配的正常需求逐渐得到了肯定和正视，过度压抑的欲望也迎了解放。摆脱了千年帝制的中国文学在时代变革中急需一个新的落脚点，摆脱了封建社会与君主专制双重枷锁的中国人在新的时代洪流中也急需一个新的身份，因此身体叙事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史变革之中必然的产物之一。‘乡下人进城’所书写的是‘肉’在‘城’里的关系，乡下人来到城市里肉体和精神所遭受的双重打击是它永恒的书写对象，这一点与身体叙事有着极高的契合。在众多表现‘乡下人进城’这一母题的近现代作品之中，老舍的《骆驼祥子》<sup>3)</sup> 犹如一颗遗落在沙滩上的珍珠一样，独自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作为老舍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型之作，《骆驼祥子》的问世意义非凡，标志着老舍的创作从通俗文学走向了更为宽广、深刻的文学道路。作家一改从前幽默、诙谐的写作风格，以沉静而又深刻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底层洋车夫是如何被各种打击摧毁了肉体和精神，从而一步步堕入胶泥团中，最终毁灭的故事。提到这部作品，就连老舍自己也忍不住骄傲之情，称其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sup>4)</sup>

老舍出身贫寒，从小生长于北京的市井之中，与北京的三教九流和落魄旗人为伴，对旧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着最细微的体察，因此他愿意写穷人，也擅长写穷人。在他的笔下，从来就不乏鲜活又真实的底层市民

3) 《骆驼祥子》在发表后几经更改，造成的版本混乱和内容删减的问题是学界不争的事实。《骆驼祥子》最初连载于《宇宙风》(1936年9月第25期至1937年10月第48期)，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小说剧情的连贯性，接近老舍小说中的思想，本文采用的引用文均来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八集长篇小说卷一》中收录的《骆驼祥子》，此书明确标明了其收录的《骆驼祥子》版本来自于《宇宙风》上的连载本。

4)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7卷·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7925页。

形象，进城讨生活的农村人可谓是众多形象之中最为特殊和经典的。例如，《离婚》之中懦弱窝囊的老李，《火葬》中那位由心脏到皮肤都仿佛是石头作的硬汉石队长，《四世同堂》中的常四爷，《骆驼祥子》里高开低走的祥子，他们的出现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母题，同时也为中国进城乡下人的形象谱系补全了重要的一环。在老舍笔下众多的进城乡下人形象中，祥子可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进城乡下人，身上既带有农民的质朴、沉默、勤劳、善良等典型优点，同时也有以利益为主、不善沟通、自欺欺人等缺点，是一个即使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进城农民人物体系中都毫不逊色的人物，所以有一个学者认为《骆驼祥子》是最早、最完备的‘乡下人进城’书写。<sup>5)</sup>老舍通过祥子的人生经历，对城乡文明意识形态的相互角力，人在城市中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发掘，刻画了在历史变革中蜕变和牺牲掉的个体生命，充满了对底层苦难生活的同情和思考。但本文认为，祥子最值得研究的是他身上标志性的‘身体崇拜’和与之纠缠一生的‘城市情结’，他在城市中所遭受的肉体之苦、精神打击和个人身份的抹杀，不仅是城市对进城乡下人无情的磋磨，也恰恰是城乡意识形态相互角力的体现。

一直以来《骆驼祥子》以其独特的传奇色彩和文学价值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学术界几乎用尽全部的研究视角，从叙述语言、教学方案、文学史意义、心理分析、底层人叙事、苦难叙事等多个方面对《骆驼祥子》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在知网(CNKI)上仅输入关键词‘骆驼祥子’就有1678篇研究成果，且数量还在逐年增加，呈上升趋势。尽管《骆驼祥子》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如此炙手可热，但以‘乡下人进城’视角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仅有二十几篇。分析的视角大多集中于：一，‘乡下人进城’视角下的《骆驼祥子》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sup>6)</sup>；二，城乡文明之间的冲突<sup>7)</sup>；三，城

5) 叶君，《新世纪乡村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94页。

6) 如付静静的〈论《子夜》与《骆驼祥子》关于“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对比〉一文通过‘人物命运’‘文化态度’‘阶级立场’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了分析比较，王佳佳的〈城市游民的百年城市生活——论《骆驼祥子》和《高兴》〉通过对传统和新兴农

市对人的异化<sup>8)</sup>；四，主体身份的缺失和祥子的他者身份<sup>9)</sup>。通过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往的学者对于祥子的入城经历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研究，且各个视角均有涉猎，但大多集中于分析城乡文化形态的碰撞，以及城市对外来者的碾压，以身体叙事为视角进行剖析的研究论文仅有两篇，仍处于空白状态。且上述研究对并未从祥子自身出发分析其身体苦难的成因，也均没有透过祥子身体苦难的叙事表象看透老舍通过小说试图隐喻的家国危机和其对现代性的思考，因此有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另外，“乡下人进城叙事”虽然一直以来在学界并不是显学，但近些年研究成果不断，每年都有新的学术成果产出，整体呈现出细水长流的向上生长趋势。在知网(CNKI)搜索关键词“乡下人进城”能够获得194篇左右的期刊论文，同时硕博论文也维持在六十多篇左右。受分析作品从《海上花列传》《阿Q正传》开始到新时期的民工文学均有涉猎，分析视角也整体呈现出多样性，其中不乏聚焦乡下人进城后身体苦难的佳作。<sup>10)</sup>但以拉康的镜子理论和心理学视角对进城乡下人身体苦难根源的探索仍是尚未踏足的领域。

---

民典范的对比，揭示了他们在城市中自我身心安置都以失败告终的结局。

- 7) 如王永兵的《‘越界迁移’农民尊严问题的思考与表现——《骆驼祥子》与《泥鳅》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比较》认为祥子忽视了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他在城市中仍然倔强地保留着旧有的乡村生活方式，在应对资本至上、毫无秩序的城市才会步步陷落，彭学艳的《从《骆驼祥子》看老舍创作在理智和情感上的矛盾对立》从城乡地域对立和文化对立两方面入手，分析了祥子失败的主要原因。
- 8) 如杨倩的《被消解的文明——浅析《骆驼祥子》中金钱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认为是金钱异化了祥子为代表的乡村文明，又如江腊生的《《骆驼祥子》的还原性阐释》认为城市文化对乡村伦理进行了压抑和挤兑。
- 9) 如徐江的《论祥子身份的不确定性》中提到祥子的悲剧并不依赖于农民进城诱发的城乡冲突，徘徊在‘北平祥子’和‘农村祥子’的身份的无所归依才是造成祥子悲剧的重点，又如唐玲艳的《认同的悲剧——《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成因分析》认为祥子的失败是由自我身份的迷失和社会认同失败的双重打击决定的。
- 10) 以肖芹的《论“乡下人进城”的苦难叙事》(期刊论文)和盛翠菊的《百年“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为代表的论文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乡下人进城文学进行了较为完备的分析和梳理，前者从身体暴力、死亡、疾病等角度对进城后农民的身体苦难进行了分析；后者则从女性被剥削的身体为切入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本文基于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小说文本出发，试图通过身体叙事的研究视角对《骆驼祥子》的‘乡下人进城’叙事进行重新解读，并试图重解祥子扭曲的‘城市情结’，理清蕴含在文字背后老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和反思。

## II. 身体神话的世俗化

祥子一步步踏入胶皮团，逐渐走向活地狱的人生经历不仅是压抑的封建制度和黑暗的旧社会赋予他的命中注定，更多的是城市的打压和摧残直接作用在他肉身的结果，有一种接近于神话和宗教的神秘叙事始终与他如影随形。他的身体前后经历了‘自恋的完美身体’‘禁欲的受难身体’和‘堕落的丑陋身体’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他的“成神幻想”、“凡人阶段”和“走兽之困”三个阶段的转变，完整地再现了城市对人身的磋磨，以及祥子自身的崩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祥子进城后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一场对身体神话的大型祛魅，也是祥子个人身体神话的瓦解。

### 1. 自恋的完美身体

‘镜像理论’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延续并革新了弗洛伊德的部分论述，将婴儿出生后逐渐走出混沌最终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分成了‘现实界(theReal)’‘想象界(theImaginary)’和‘象征界(theSymbolic)’，以此来对标人类的‘需要’(need)、‘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sup>1</sup>‘想象界’是婴儿初步建立自我意识的关键环节，比起尚处在‘现实界’只知原始需求的婴儿来说，进入‘想象界’的婴儿开始对外界有了足够多的关心和反应，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够像成人一样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仍旧需要家人的照顾和引导，但此时的他们已经可以通过镜子的反射将无数零碎的肉体意象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例如：母亲的乳房也不单单只是

饥饿时分送到婴儿嘴边的单个器官，而是和其他的零碎部分合并，构成完整的母亲意象)，并且也能够意识到镜中反射出的影像就是自己。对于镜中的婴儿镜像，拉康称之为‘理想我(IdealIch)’<sup>11)</sup>，它是婴儿想象中的产物，是婴儿自我意识的一次不成熟的投射，是婴儿用来识别自我这个‘主体’的‘他者’。但镜像理论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因为它的出现策动了一系列对自我形象的矫正和狂想，使本来残缺的躯体形象最终变成某种被建立的异化着的个体的坚固框架，它的出现将影响婴儿的整个精神发展，使其坚定地相信镜中的人就是自我。从内部世界到外部世界的循环被打破，导致了对自我验证的无穷化解。12) 简单来说就是‘他者’形象和‘主体’的真实形象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终生无法调和的差距，造成了主体终生对自我形象的错误投射和误读，为了证明自己与‘他者’本是一体而不得不从内部世界转向外部世界，进行终生的自我验证。

事实上祥子也为了镜中的完美‘他者’形象而终身奔波，他的出场并不算是石破天惊，但相当具有象征性。在故事的开篇，伴随着车夫群体的出场，祥子作为主人公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身体。正如希腊神话中爱上自己映照在泉水中俊美面庞的纳西索斯一样，祥子也深深地爱着镜子里的自己，他对镜凝视的段落可谓是中国版的纳西索斯自恋神话的典型代表。这是祥子的‘成神幻想’，‘铁扇面似的胸’‘直硬的背’‘宽的’‘威严’的肩、‘出号的大脚’既是祥子在镜中看到的形象，也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以此为基础他心中产生出了能‘成为最出色的车夫’的自信和执念。

就像祥子的自我独白中所强调的那样，他全然信任着自己的身体，相信它能够战胜一切，缔造一个只属于他的不朽神话。他辛苦地工作，从早到晚

11) 雅克·拉康(JacquesLacan)，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0页。拉康在这里使用了弗洛伊德的IdealIch的独特译名，但根据书中的注解称，理想我这个名词只在此处使用了一次，此后便再无提及。

12) 雅克·拉康(JacquesLacan)，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3页。

地拉车，一分钱也不肯浪费，熬了整整三年，终于买上了自己的车。这不仅 是祥子努力的回报，也是他身体神话的正式开始。身体的健美在祥子买车以后彻底登上了神坛，成了能够解决他一切现实问题的终极存在。‘身体的健壮’ 等于‘城市中的成功’这样的因果关系和信念与他终身纠缠，催生了他高标准、 高要求的完美主义性格，铸造了他极高极强的自尊心，也造就了他最终名裂 身毁的悲惨下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祥子被大兵掳去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作为 每日奔跑在北平大街小巷的车夫，祥子是城中最容易掌握情报和咨询的一批 人，所以当北平四处盛传着要打仗的消息的时候，祥子应该是最有警觉的， 但他却侥幸地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因为‘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 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省略)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sup>13)</sup> 当年 年轻的光头叫他‘大个子’的时候，祥子马上变欣然应允了他同去的邀请，因为 ‘大个子’三个字是一种赞美。可以看出祥子判断时事的依据并不客观，而全凭 自己一时的心情好坏，当危险落到他头上的时候，只因光头车夫随口的一句 称赞，他便立刻丧失所有的判断力，义无反顾地冲进了危险之中。他盲目地 相信着自己的身体，相信只要有高大的个子和宽阔的肩膀宽阔的就可万事 不愁。所以说祥子的进城是建立在自恋和身体神话上的，他的个人神话是成 也身体败也身体的。

## 2. 禁欲的受难身体

乡下人进城后的衣食住行诉求的差异是城乡政治的表现，向往城里人的 ‘衣’‘食’‘住’的现代化水平，是多数乡下人进城的行/进目的与动力<sup>14)</sup>。但乡下 人进城后的生活水平反而会大幅度下降，就拿祥子在城中的经历来说，往往

13)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0，12页。

14)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迁移小说研究》，河北：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9，395页。



是辛苦有余而舒服不足的。除了生存空间的挤压和生活质量的降低,身体的疼痛和疾病的侵蚀也值得注意。在小说的开端,老舍便不惜笔墨且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两件事,一个是祥子漂亮健壮的身体,另一个便是拉车的苦和痛。这两件事既息息相关,又互为对照,一方面,好的身体是拉车的本钱,只有好的身体才能抵得过拉车的苦和痛;另一方面,好的身体是祥子唯一拥有的资本,但这种资本是一种‘定时装置’,不仅不会积累,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慢慢受损,乃至最终消失。老舍在小说的开头便点明了这样的关系。‘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sup>15)</sup>北京城里靠着身体挣生活的车夫们的生活是一个首尾相连的怪圈,成就他们辉煌的肉体最终会因为曾经的辉煌而走向衰亡,最终他们的辉煌也会随体力的耗尽而成为过眼云烟,从而迎来悲惨、凄凉的晚年。老舍非常巧妙地将拉车夫的生活浓缩成一个痛字,将车夫们的辛苦生活躯体化,用最直观、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身体的痛感是解开老舍笔下的‘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一把钥匙,也是农村人进城后要过的第一道关卡。

进城后的生活本就辛苦,但祥子却有意使自己吃更多的苦。为了在城中站住脚,他付出了超乎常人想象的辛苦。自苦使祥子多了一丝宗教式的禁欲色彩的同时,也多了一丝自我献祭般的虔诚。祥子并不是没有正常欲望,但他必须强迫自己忍耐。因为禁欲和自我苛待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在他逻辑里,身体的受难和他在城市里的成功是息息相关的。他的现在越艰辛,他的未来越光明;他的身体越辛苦,他的未来越安全;他的身体越疼痛,他越觉得自己力大无穷。按照这个逻辑,可以得知,祥子的“成神幻想”需要靠着身体的疼痛和受难不断巩固和反复验证。在杨宅拉包月的时候,连一间正经的让他能够安睡休息的屋子都没有,那时的他不正是用更多的钱和更光明的未来来说服自己忍耐当下吗?祥子在小说中三次生病,每一次都是病还没好全就急着去出门拉车,为的是证明自己的身体和从前一样硬棒,一样好。

自恋人格会在幼年时期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但由于心智和人格尚不成

15)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页。

熟，所以彼时象征和幻想能力是代替现实经验添补认知的工具。为了摆脱无力感和恐惧感，他们会特意夸大自己的力量，幻想自己的全知全能，以此来强化自我感，对抗失望的创伤，结果很容易形成有自信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和善于操纵的性格。可即便如此他们的内心还是脆弱的，任何的打击和威胁都会使他们暴露于危险之中，从而不断地反刍着内心的失望和羞辱。<sup>16)</sup> 祥子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强硬实则脆弱的人，他无法承受任何一点外部世界的打击和不完美，只要他感到自己的‘弱’，就必须不断地通过外部世界的考验来验证自己的能力，以此获得自我认可 and 安全感。他用未来生活的幸福和衣食的丰足来说服自己，不断地敦促自己受苦，鼓励自己禁欲，似乎他必须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身体的健壮和完美，才能使他全然成为镜中那个完美的‘他者’形象。

### 3. 堕落的贬值身体

人类大脑建立秩序的过程被学者称为‘形态配对’<sup>17)</sup>，当人在试图为自己建立秩序的时候，大脑会将外界的刺激转化成信号(即第一目标)，与期待的目标进行对比和配对，当人的期待与现实无法匹配时，人们便会实时地调整自己，以便能够重新开始新的建立。但若是反复失败或是与期待相差甚远，那么第一目标就会被彻底放弃，从而开始选择第二目标进行重新的配对和比较。祥子为自己设定的第一目标是身体受苦就能够在城市中获得成功。这一目标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到验证，也正是因为如此，祥子的成功才显得更加辉煌。实践的结果和自己的个人期许匹配成功，祥子的个人神话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被辉煌地造就了。他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无限升值，和漂亮的车还有他在城中世俗的成功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成为祥子心中最根深蒂固的确

---

16) 巴史克, 《心理治疗入门——教育辅导系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238页。

17) 巴史克, 《心理治疗入门——教育辅导系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53页。

信。

在经历了强制征兵之后，好容易回到城市中的祥子又先后经历了杨宅拉包月的失败、与虎妞发生性关系、在曹宅拉车摔倒、目睹老马儿爷孙的凄凉、被孙侦探勒索、夏宅拉包月时与夏太太私通等事，这接连发生的打击不但摧毁了祥子的身体，也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导致了他最后的崩溃和堕落。城市施加给祥子的所有打击都以最直观的方式率先作用于他的肉身：他最引以为豪的纯洁身体和来自乡间的清凉劲儿，被黑塔似的虎妞吞噬殆尽；他翘首以盼能用身体创造的辉煌未来，被老马儿的晚景的悲凉无情击碎；他那浑然天成的自信，被孙侦探盘剥殆尽。可以看得出，城市对祥子个人神话的粉碎是无情且来自全方位的，不仅剥夺了他的车和积蓄，还折损了他的自尊心和对身体的看重。被虎妞纠缠的时候，祥子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怀疑，平生第一次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无力，‘自己的胸脯多么宽，仿佛还没有个小筒儿值钱。’<sup>18)</sup> 惨遭孙侦探的勒索之后，祥子对自己的身体评价从‘硬棒’‘结实’变成了‘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sup>19)</sup> 和虎妞结婚的当天，祥子觉得自己‘既像个旧的，又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恍然察觉到自己像一只兔子，‘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sup>20)</sup>。婚后第二天，祥子满心凄惨地将自己评价为‘己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是一只被猫叼住的‘小鼠’<sup>21)</sup>，并且满怀愧疚地将自己的身体反复刷洗。在经历了种种打击之后，祥子的个人神话已然破灭。

身体神话的破灭招致了祥子的自我厌恶，虎妞死后，他虽依旧拉车，但为人处世已经不似从前那般正派，也终于肯承认，‘人并不是铁打的’<sup>22)</sup>。在感

18)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70页。

19)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85-86页。

20)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11-112页。

21)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12页。

染了性病之后，他‘看轻了生命’，认为‘命既苦到底儿，身体算什么呢？’<sup>23)</sup>这样的放纵和随波逐流最终导致他罹患花柳病。现实与个人期望无法匹配，祥子仅存的勤劳和正直也逐渐在肉欲和自我麻痹中消磨殆尽。他变得懒惰、暴躁，开始与巡警和坐车的客人打架，他‘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因为‘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和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这样才使他‘见了光明’。<sup>24)</sup>堕落后祥子另辟蹊径，选择用打架作为新的自我验证的方式，既然身体神话不在，城市也并不能被身体所征服，那么至少还可以通过打架，即报复别人肉体，特别是城市中权力的代表巡警和城中精英的代表客人的身体，来出一出心中的恶气，使自己获得短暂的精神胜利和满足。这也可以被看作是祥子的‘形态配对’，但此时的他已经无法像最初那样，用三年的时间去验证自己身体的力量，城市的盘剥和希望的无数次落空使他再无耐心等待时间的验证，只能用最快、最爽、最直接的方式不断刺激自己，以此来缓解身体神话落空后的无尽失望和空虚。

身体神话破灭之后，自觉打败了刘四爷的祥子短暂地恢复了从前的心性，试图东山再起。身体神话的崩溃伴随着现实感的觉醒，同时他对他人的包容度也日渐成熟。他开始接受自己和他人的平凡，直面人生的缺憾和自身的不完美，表现出了从未未曾有过的成熟。当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身体的健壮不再成为成功的必要条件，想起小福子时，他也不再执着于下乡去娶一个清白的姑娘。虽然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且他一直处在思想动摇的漩涡之中，但本文认为那短暂的振作和动摇恰恰是祥子身处‘成神幻想’和‘走兽之困’之间的凡人阶段的证据。只是这属于凡人的理智和成熟对于祥子而言太过奢侈，很快便在城市的磋磨之中消磨殆尽。

小福子死后，祥子走向了自毁和堕落，彻底沦为了一个肉体/精神双向崩

22)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55页。

23)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61页。

24)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63页。

溃的活死人。他曾经漂亮干净的身体此时变得肮脏、丑陋；他禁欲的身体也被种种世俗的欲望吞噬得几近崩溃；他健康的身体此时被性病侵蚀得迈不开腿；他自恋的身体也被自己鄙夷和唾弃。而他人人生苦难的开始，都是从身体的磨难，即身体的疼痛开始的，亦是到此终结的。祥子必须自我催眠强迫将疼痛当成身体健壮的证据，且不断说服自己以此维系身体神话的延续，正是他的个人悲剧所在。老舍用肉体的痛感，隐喻了以祥子为主的农村人在进城之后所经历的切肤之痛。他将这种痛从宏大的场域移植到了肉体这一私人场域，从一种公共的感受浓缩成了个人的感受，既表现了农村人在融入城市时私人领域(个人意识、价值观、精神界限)的撕裂和崩溃，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惨烈的时代画卷。

其实从一开始，祥子的身体就并不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般健壮、坚强，正如他的外号骆驼那样，作为一个毫无根基的进城务工的乡下人，祥子性格沉默、沉稳，身材高大、硬朗，专干卖力气的底层活计，这一点与骆驼吃苦耐劳、沉默隐忍、性情倔强温顺，且靠腿干活，用于长途跋涉运输货物的印象有着相似点。他就像一只脆弱的骆驼，一点沟壑和土坑都会叫他摔倒。身为底层车夫，祥子日常负重且价值都在腿上，在人生的路途上，他必定走得极慢、极稳、极小心，才能够保证不劈了腿。然而，即使如履薄冰小心前进，遇到一汪水、一摊泥那么大的困难祥子就会跌入深渊，失去所有的一切。祥子和骆驼一样，一旦跌入困境想要东山再起都必须付出更多的痛苦和努力。同样身为俘虏的祥子和骆驼在同样的人生困境之中同样发出了哀嚎，这是对悲惨人生的悲叹，也是对不公命运的拷问。所以祥子的身体神话从一开始就是存疑的，是自欺欺人的，是单方面加冕而始终不被城市所承认的，脆弱、不堪一击、注定的惨败才是祥子引以为傲的个人身体神话的终极真相。

### Ⅲ. 人/城欲望的相互角力

与传统叙事学中将身体仅看做是故事结构中的物理要素不同，身体叙事学(Corporealnarratology)强调深入叙事中的身体维度，分析身体在叙事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sup>25)</sup> 身体是《骆驼祥子》中连接城市和祥子的重要中间物，它不仅在故事层面言说了祥子进城后三起三落的苦难叙事，反映了种种权利在祥子身上的投射，还进一步通过祥子‘身体—疼痛—城市’自恋身体神话的构建，完成了欲望主体的自我书写。面对城市的汹涌洪流，身体根本没有资格和精神二元并立，它被外化成一种武器和工具，夹在城市和精神之间，为二者的沟通和链接担当唯一的物质媒介，所有外界的伤害是率先作用在祥子的肉体，然后再慢慢腐蚀他的心灵的。所以在‘乡下人进城’叙事之中城市和农民的双向欲望渗透是解读老舍笔下‘乡下人进城’叙事的重点之一。正如美国的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文化》中谈及的那样，尽管人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才来到城市，但是作为一种极具破坏性力量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人的消耗是公认的事实。<sup>26)</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系列国家的重大事件的发生，资本主义的狂风席卷了中国古老的大地。凡是一切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性资源、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公共资源)全部被量化后反复使用。祥子正是作为一个可以被反复利用的廉价劳动力，怀抱着自己的欲望，来到了城市，汇入了市场。自此之后，凡是他身上能够被压榨和利用的资源，全部被汹涌的城市欲望吃干抹净。

其实祥子是一个有着绝顶野心和超高欲望的人，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感官体验派。他喜欢钱，喜欢漂亮衣裳，喜欢漂亮的车，喜欢城里那吃不尽用不尽的百样好东西。他渴望成功，渴望富裕，渴望拥有自己的车，渴望在城市里立足，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虽然他的身上带有一些禁欲

25) 高文婧，〈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北方论丛》，2016第6期，66页。

26)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1页，319页。

色彩，但他的禁欲本质上是为了保存体力，以便更好地拉车，也就是为自己的‘成功的欲望’让路。他还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娶一个身份清白、干净、勤劳的女子做老婆。在小说开始，祥子这些欲望虽然汹涌但始终可控。他爱钱，却取之有道；他勤劳，且表里如一；他热血方刚，却不肯进出白房子(低等妓院)；他健壮高大，却始终谦逊礼貌；他嘴馋，却连茶水也不舍得加糖。最初的祥子是那样的自律和可爱，牢牢地将自己的欲望把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可城市欲望来势汹汹，不但将他的欲望放大至无限倍，还催生了更恐怖的疯狂。他经历了三起三落最终堕落的过程，与其说是他丧失了希望的过程，不如说是他的个人欲望被城市欲望蚕食的过程。

### 1. 劳动力

劳动力是祥子被蚕食、瓦解的第一个欲望/资源。最初的祥子热爱劳动，是个即使手里没有活儿干也要自己找活儿消遣时间的勤劳的青年。他日常拉着车奔跑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回到人和车厂之后也总是闲不住，力所能及地干一些活。但当祥子丢了第一辆车再回到车厂的时候，对新车的渴望盖过了一切，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注重口碑，不但开始抢生意，而且在车场的无偿劳动也不怎么干了。

无偿奉献很得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喜欢，但他并不是喜欢祥子，而是喜欢祥子身上的免费劳动力。在车厂里的无偿劳动本不是祥子的分内之事，刘四爷却将它当成理所应当，一旦祥子停止这种无偿劳动，他就会觉得亏损。祥子出去跑车，他并不心疼祥子，反而心疼车。从这些细节来看，在刘四爷眼中，祥子和车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工具。这样对人的无视和物化，实际上是城市欲望的一个缩影。刘四爷是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流氓，他对城市底层的一切规则谙熟于心，在他眼中人情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利益来得重要。

除了刘四爷之外，不管是在杨家拉包月还是被大兵掳去，祥子都遭受了极端的压榨。虎妞死后祥子变得懒惰，往往‘身上有点儿酸痛，也一歇就是两

三天’。27) 他虽不故意偷懒，但也不像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因为劳动本身给他带来的快乐和体验不似从前。可以说，当祥子对着镜子凝视自己身体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身体的价值和美，城市亦然。但不同于祥子的自我欣赏，城市看到的并不是美丽的线条、健壮的骨架、结实的肌肉，而是又一个可以被压榨殆尽的城市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吞噬了祥子的勤劳，抹杀了他对劳动的热爱，当祥子目睹老马儿爷孙惨状的那一刻，他所有应当勤奋、应当努力的理由和价值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是并且永远也只能是一个被城市欲望消耗而尸骨无存的劳动资源。于是，祥子最后在绝望之中堕落，‘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28) 他的身体此时不再书写神话，不再创造价值，只等待它的彻底溃烂和死亡，也不肯再被任何人所消耗和利用。

## 2. 性

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吟咏的那样，‘我爱森林。城市不适宜居住：那里有太多的淫荡者。’29) 城里太多的淫荡者榨取了祥子的身体，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虎妞。一直以来虎妞作为一个被异化的男权在学术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祥子则是被她压榨、剥削最终走上绝路的绝对受害者。但本文认为，不论是虎妞还是夏太太，她们强烈的性欲不过是城市欲望的一种隐喻的投射。祥子作为受害者，直系的加害者也不是虎妞和夏太太，而是城市之中汹涌翻动的欲望。

27)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62页。

28)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78页。

29)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74页。



祥子在面对虎妞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将他手脚全部都绑住，使他逃也逃不走的绝户网，其实就是城市欲望的一种隐晦的体现。性作为一种权利关系的体现，清晰地勾勒出祥子与城市之间的等级关系，反映了祥子在城市中的绝对他者地位。虎妞/小福子/夏太太/祥子甚至刘四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城市欲望吞噬和耽误的个体，他们在城市中随波逐流，如果城市吸食了他们的欲望，他们就去吸食别人的，循环往复，永不停息。作为一个被父亲的私心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姑娘，长久的等待和压抑使虎妞在性心理方面尤其扭曲。婚后她压抑的欲望如火山一般奔涌而发，千方百计阻止祥子外出拉车，全力压榨祥子的性价值，仅供自己取乐。遇见小福子之后，虎妞的欲望更上一层楼，她将性经历/性知识丰富的小福子看作是最理想、最有福气的理想女性，并将房间借给小福子卖淫，以便窥淫从而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心理。小福子虽然和虎妞一样是女性，但她的地位却与虎妞天差地别，她虽出身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人，却因身处底层没有任何资产和资本而受尽父亲、丈夫、虎妞的剥削，身体是她唯一能够进行物质交换的资本。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祥子的真实处境，虽然他是一个男性，但他实际上和娼妓小福子没什么两样，都是可供虎妞赏玩、消遣的性资源。如果说，小福子是由于城市欲望之中的男性欲望而催生的产物，那么祥子就是一个被女性欲望塑造出的悲剧的产物。通过他们二人的共同经历能够看出，城市对人欲望的剥削是无情且随意的，它的魔爪既伸向外来的乡下人，也毫不留情面地裹挟着来自城市的自己人。

但本文想在此特别强调祥子对于性的态度，虽然他屡遭虎妞和夏太太的性压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身就是一个对性无欲无求的圣人。祥子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有着普通而普遍的欲求。本文认为无论是他与虎妞的第一次结合也好，还是当他决定去曹宅拉包月的时候与虎妞的那次对峙也罢，抑或是虎妞死后与夏太太之间的苟合也好，祥子都是有一定的选择权并且在当下是享受其中的。在跟虎妞结合之后，他虽然始终因为虎妞不是处女和自己‘偷女人’的行为而感到懊悔，虎妞的老与丑陋也让他倍感屈辱。但实际上虎妞‘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再想，她越忽然地从他心中跳出来’，并且‘奇怪的

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越厉害’。<sup>30)</sup>可以说，与虎妞的结合开启了祥子对性的体验，尽管婚后他感到自己成为被虎妞钳制的兔子、任她摆弄的肉和小鼠，并且试图通过洗澡的方式洗刷掉身体的不光彩，但性欲望跟赌博和吸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祥子在事后时常自责、悔恨，甚至表现出自我厌恶和绝望心情，但从虎妞死后，他一脚踏入夏太太的怀抱中，就能看出，城市欲望已经以一种非常隐秘和缓慢的方式掌控了祥子。

在祥子眼中，夏太太是另一个虎妞，是同一种既让他害怕，又让他离不开的存在。在这里，透过祥子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已经在心底里将夏太太和虎妞划分为了同一类，并且觉得她们可怕。但此时的祥子已经知道了女人的好处，一方面他痛恨这样的自己，但另一方面，他又沉迷其中不得自拔。而他曾经奉为真理的那一套道德标准也渐渐呈现出衰退之势。道德是祥子最初用来维护自己的武器，但此时的他已然堕落，他对自我失败的肯定和对其他车夫的认可可以看作是城市欲望入侵个体之后的结果。和夏太太私通之后，祥子患上了花柳病。花柳病是城市欲望的体现，是被具象化后的城市黑暗面。道德的下移、行为的同化，性病的入侵都标志着祥子在遭受过城市欲望蚕食后的全面崩溃。

同时，本文认为从夏太太开始，祥子对性的看法已经基本上和他后期的打架行为同质，都是对施加在其他肉体上的对城市展开的报复。同时，正如他在和夏太太私通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性虽然叫他心生忌惮，但此时却成为他与以夏太太为首的城市人平等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祥子才能感到他和城市人是平起平坐的，是绝对公平的。小福子死后，祥子开始频繁出入白房子，他的身体被脏病侵蚀，到最后简直到了无法迈开腿拉车工作的地步。他那具曾经漂亮的，叫他引以为傲的身体自此终于堕落，成为连他自己都无比厌弃的存在。

30)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4页。

### 3. 钱

《月牙儿》中的主人公在狱中诅咒道：‘人是兽，钱是兽的胆！’<sup>31)</sup>如果说性是一种十分温和、缓慢的方式沁透入祥子的生活的话，那么以金钱和物质为表现的城市欲望则是以一种非常暴力、直接的方式闯入祥子的生活。被兵丁掳走和孙侦探的出现都是毫无前兆的突发事件，祥子在这两件事中都是绝对的受害者，除了妥协并没有任何办法。孙侦探本是掳走祥子去西山做苦工的孙排长，所以他被勒索可以看作是兵丁事件的延续，兵丁事件是勒索事件的前奏，两件事实际上是同本同源。如果说被兵丁掳走是特殊时代和国家政治失衡下的悲剧，那么孙侦探的勒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必然催生出的城市欲望的缩影。当孙侦探将毒手伸向祥子，进行勒索的时候，欲望便从家庭这种隐秘而又私人的场域，转移到了更为辽阔，受众更为宽广的公共领域。在城市里任何一个像祥子一样没权、没势、没钱、没来处、没去处的底层穷人，都将会成为下一个被剥削的祥子。

小说中后期祥子身上渐渐显现出的金钱至上的特征，是他被城市欲望碾压后的体现。正如刘易斯在《城市文化》中所谈道的：‘人类文化生活是在城市环境里才达到了它的顶峰，实现了其浓缩的极致的。’<sup>32)</sup>城市中的种种欲望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繁殖着，不断冲击着公共领域和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从祥子的种种遭遇来看，无论是被虎妞、夏太太的性剥削也好，还是被刘四爷当成便宜劳动力也好，抑或是被孙侦探勒索钱财也罢，都直指城市欲望对个人和群体的全方位的渗透。在这样的环境下，祥子最终丧失了原先的道德标准，变得又懒、又奸诈，甚至为了钱去诈骗原先的雇主，并出卖了阮明。他虽然还是活着，并且比从前更加无耻和贪婪。他的个人欲望，即想要成功、想要变好、想要被爱，也觉得自己值得被爱的所有希望和作为一个人的正常需求已经全部消失了。他不再渴望劳动，不再渴望建立家

31) 老舍，《月牙儿》，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163页。

32)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68页。

庭，不再正直可靠，他的活着只是为了尽早去死。祥子人格的崩塌可以看作是城市欲望成功入侵的结果，他在城市里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可能的，但是只是被具象化体现为虎妞和孙侦探等人的剥削而已。表面上是他多舛的人生经历，但内里却蕴含着一场更为霸道和凶猛的城市强奸。

其实，城市欲望所造成的受害者不仅体现在祥子身上，小福子、老马和小马爷孙也是被蚕食的受害者之一，就连以加害者面目出场的虎妞、夏太太、孙侦探以及刘四爷等人也都是城市欲望下的牺牲者。他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奔走，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将尖刀挥向更弱者，他们或许都因被城市欲望同化而曾获得过短暂的胜利，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各自的末路。这体现了城市欲望平等毁灭一切个人欲望的残酷性和无差别性，无论是城市中的上位者或下位者，选择被它同化还是反抗，无论是输家还是赢家，最终都将化作滋养它的肥料被吞噬殆尽。

#### IV. 文化城与城中兽

正如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阐述的那样，现代社会通过监狱制度对身体进行关押，从而塑造人们的心灵结构，规训出驯顺又能干的肉体。<sup>33)</sup> 祥子在城市中就经历了被肉体心灵双重规训的过程，不管是北京城也好，还是人和车厂，抑或是他和虎妞的那个小小的家，对他而言始终都是监狱，他的肉体和他的灵魂从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关押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城市，和他那浑然天成的‘城市情结’。许德金和王莲香在《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一文中认为，构成身体叙事的重要的三个元素是身体、精神和身份，但以往的学者只关注身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而忽视了身份对一个人内在构成的重要程度。<sup>34)</sup> 本文认为祥子的“城市情

---

3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25页。

结”和他的个人身份认同有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但这恰恰体现出了老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忧虑。因此本文试图从此间入手，论述隐藏在‘城市情结’背后，深深埋藏在小说深处的，祥子与中国现代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在祥子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可以对标的榜样，那个人便是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刘四爷已经年逾七十，但人老心不老，年轻的时候经历丰富，在北京的市井摸爬滚打做过很多狠事和坏事，因此力气、心路、手段和交际都是出类拔萃的。不光如此，此人还具有敏锐的前瞻性，在时代更迭之际，他及时地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新的谋生之路，使自己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全身而退。祥子崇拜刘四爷，正因为他是上一任身体神话的缔造者。如果说老马儿代表的是祥子失败的未来，那么刘四爷所代表的就是祥子成功的未来，他的存在给祥子在城中的命运走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所以对祥子而言刘四爷既是榜样，也是期望。

但刘四爷看不上祥子，纵使他心里觉得祥子勤劳、老实，但只要一想到自己一生打拼的事业要最终落在祥子这么个‘乡下脑袋’的手里的时候，他就由衷地感到绝望。刘四爷对祥子的排斥，本质上与城市对祥子的排斥是同质的，都源自对他外来身份的质疑和不认可。城市仅允许他作为可以利用、消耗的城市资源流入城市，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内部循环，一旦他试图通过某些方式混入城内精英阶层，成为既得利益的分杯羹者时，城市就会用无情的方式惩罚他，甚至连与他亲近的城市人也将受到相同的惩罚。虎妞在嫁给祥子后绝望地意识到自己从此以后就要阶层下陷，一辈子给车夫当老婆了。所以生日宴刘四爷与虎妞和祥子断绝关系，本质上是城市对祥子和虎妞进行了割席，就像刘四爷拒绝与其他车夫同行那样，城市也不允许乡下出身的祥子与自己同行。虎妞死后，一次偶然的的机会祥子又见到了刘四爷，他借用虎妞的死讯狠狠地报复了对方。刘四爷最终留下了一个象征着失败和屈辱的‘大黑影’一般的身影，那一刻所有欺辱过祥子的人全部和刘四爷的形象重合在了一起，成为祥子脑中‘城市印象’的模糊体现，他的所有屈辱在这一刻得到了洗

34) 许德金, 王莲香, 〈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 《江西社会科学》, 2008, 29页。

刷，他望着自己的手脚和身体，欣喜若狂地感受着身体神话的复苏。这样的胜利感对祥子来说是耀眼而无比辉煌的，因为刘四爷是城市的缩影，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城市。

城市看祥子始终是寄生虫一样的存在，那祥子看城市又是如何？这便不得不提祥子纠结的城市情结。在小说中，老舍不着痕迹但恰到好处地点明了祥子对城市的热爱。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借着祥子重返北京的过程，他对北京的痴迷和痴迷的原因得到了集中的描写。当他终于走到北京城的时候，积攒了许久的思念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在祥子看来资源丰富的北京城是一处可供他自由发挥的舞台，只要他‘卖力气’，便能够换来‘数不清的钱’和‘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这样的等价代换和运作方式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运作伦理之一。近代之后，延续了两千年的租佃制走向终结，农民得以与土地解绑，踏足城市，靠着贩卖劳动力获得金钱，从而有了构建自己人生的主动权。祥子作为与农民身份解绑的新式农民之一，在进城后享受到了前人所不能体会的自由滋味。所以说，祥子对城市的热情表面上流于感官享受和世俗层面，实际却源于能用劳动换取掌控自己人生的自由。但祥子本质上却是反城市的。在祥子的认知里，凡是跟乡下有关的，都是极好。反之，只要与城里有关的，则是极差，甚至是比不上乡下的。这样相互矛盾又相互成立的纠结认知，构成了祥子独特的城市情结。即，他从来就不想当一个城里人，他最开始的初衷就是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城中的种种资源，流露出了就连自己也未曾察觉的对平等和公正的渴望。这是老舍笔下专属于祥子的人性的弧光，同样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和思考。如果一个国家和城市在现代性的转型道路上越走越远，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而在城市中怀揣着希望而努力工作的一个乡下人却将路越走越窄，除了失败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话，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就是残忍而去人性化的。

不光祥子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混乱和尴尬，北京和中国一样在黑暗中尴尬地摸索着新的形象和自我定义。19世纪末开始，中国就在西方列强的推动下被迫开启了现代性转型的开始，作为绵延数个朝代之久的都城，北京也首当其冲地承接起了这份划时代的重任。反观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和北京也

被迫‘进城’，和祥子一样经历了‘身体神话’‘精神欲望’‘身份认同’的全方位打击。1912年，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标志着象征奴役和封建的旧王朝的倒台；1928年首都南迁，作为皇权象征和政治中心的帝都北京卸下重任，开启了全新的摸索和转型。同年六月，北京更名北平，成了一座普通的北方城市。为了重新界定北平的身份，北平的帝京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得到了重视，北平作为‘文化城’的新形象逐渐清晰起来。<sup>35)</sup>此后，为了将北平打造成‘文化城’计划和设想层出不穷，但1928年至1931年间的北平尚处在多方势力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所以北平不但没能作为‘文化城’发扬光大，反倒日益显出衰颓之象。

被迫走下神坛的北平失去了昔日排场和威严，只能死守着红白喜事的繁琐仪式和规矩，犹如强弩之末。旧日的辉煌已经不在，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文化城的新身份在短时间之内也未能成长起来，只剩没落的文化和那满城爱看杀人的文明人。北京是一座把‘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充分感性化、肉身化了的都市。<sup>36)</sup>现代性转型割裂了它的过去与现在、传统和现代，被多方势力蚕食的城市建筑和作为景点向市民开放的宫殿<sup>37)</sup>书写了北平身体神话的破灭；首都的南迁使它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衰退的城市文明动摇了它的精神根本，这一切都与祥子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处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列强的逼迫之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后被迫割让土地。一直以来都以世界中心第一强国自居的中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定义自身，为了能够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不得不放弃曾经的一切，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始了器物方面的改革。但事实上，正如祥子只在感官享受层面渴望城市那样，近代

35) 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0页。

36)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页。

37) 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7-18页。

中国渴慕的也不过只是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财富，思想的启蒙和制度的改革却处处碰壁，以至于新旧两派文人之间冲突不断。老舍作为五四时期崛起的一批新文人的代表，自幼便熟识京旗文化，小的时候他在私塾学习国学，参加工作后得以出国留学工作，足迹遍布世界各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又有机会得以看世界，所以他深知中国转型的难点和痛点。

老舍的文章一直以来都以其世俗性和趣味性为特点，在《骆驼祥子》一文中，他借祥子的人生经历，暗喻了中国现代性的不彻底，他认为改革中的中国就像祥子一样，头上还残留着在乡间被驴啃噬的疤痕，那不仅是祥子乡下人身份的代表，同样也是中国无法摆脱、无法抹去的旧时的痕迹。如果中国无法抓住正确的现代性脉络，在思想层面进行彻底的革新和启蒙，那么即使做多少努力，也终将会像祥子一样沦为被走兽，游荡在世界舞台上而无法善终，这体现了老舍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考和反思。

## V. 结论

对于以农业为生的群体而言长期定居是普遍现象而迁移则被视为非典型情况。<sup>38)</sup>但现代性变革的重要表征之一恰恰是使人从土地的束缚，即‘定居’的常态中解脱出来，拥有了前往城市，用劳动力换取资源的自由。因此，在现代性变革如火如荼之际，城乡差距日益拉大，进城成了很多乡下人不错的选择。乡村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城市的诞生和延续，乃至存在都有相当的意义，农民、樵夫、矿工等的知识经验，都会通过城市转化或说‘升华’为一种丰富多彩的成分而长久地遗留在人类文化遗产中，增强城市生活的经济基础，同时为城市的日常生活添砖加瓦。<sup>39)</sup>乡下人流入城市，在城市的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城市固然得到了更好的发

---

38)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9页。

39)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2页。



展和建设,但乡下人却是以消耗自己生命/精神为代价的。这样的现象从城乡之间拉开差距之际便已经形成,并终成定局。只要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存在一天,乡下人就将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重复着上一代乡下人的生活和辛苦。

纵观中国文学史中‘乡下人进城’的全脉络,城市对乡下人的蚕食和同化始终在延续着。第一代进城乡下人赵朴斋已经耗尽家财沦为车夫,当赵二宝母女对他苦口婆心进行离城规劝之时,他颓然坐在床边,侧耳聆听着属于城市的声色犬马,心中难舍对城市繁华的眷恋和痴迷。祥子,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的二代进城乡下人,不但在职业上继承了赵朴斋的辛苦和落魄,同时将乡下人难以言说的‘城市情结’发扬光大,他无法像前人赵朴斋那样静坐下来去聆听回荡在城市中的靡靡之音,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化作了城市的一部分,用自己的肉身和生命亲自演奏属于自己的末世之音。第三代进城的青年与前人不同,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代表,他们的进城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夫妇之间》的主人公在解放后背负着‘改造城市’的任务携妻子入城,经历种种磨合后重归于好,虽然结局皆大欢喜,但夫妻二人从‘改造城市’到逐渐‘被城市改造’的过程来看,城市对人的腐蚀和改变的威力依旧存在。改革开放之后,以陈奂生、香雪、黑娃为首的第四代进城乡下人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感受到了城乡消费文化的巨大差距,从而展开了一场与铅笔盒、相片、一夜五元的招待所等商品的殊死搏斗。90年代开始,第五代进城乡下人正式更名为城市流动人口,在作家眼中的罪恶之源城市中徘徊,工伤、疾病、工资拖欠、死亡、犯罪、肉身的堕落成为叙事的中心,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也成了这一时期“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时代赋予了城市永恒的生机,城市对进城务工者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欲望入侵也仍在继续。

本文之所以在众多代进城乡下人中选择了祥子,是因为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由盛转衰逐渐走向灭亡的人生轨迹,城市对他的摧残也是‘身’‘心’‘身份’全方面同时进行的。肉体的崩溃是祥子精神崩溃的先声,生活的重担、社会的黑暗、恶习的入侵、希望的破灭等打击都是从他的身体开始发起猛攻的。身体的崩溃对于像祥子这样骄傲的人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

对身体的骄傲、自负逐渐转化为对自己身体的自厌、自弃，崩溃从身体开始，最终转向了精神的衰弱。城市间的种种欲望，男女之间的性欲、对金钱的贪欲、对劳动力的压榨和人与人之间那种本能的、动物式的相互压榨，都充斥在整个城市之中，伺机寻找猎物下手，祥子的正念欲望被城市消磨殆尽，只剩被同化后的无尽疯狂。除此之外，对祥子身份的排斥和否定是击垮他的最后一击，在城里他不能当神，也不能做人，唯有将自己驱赶入野兽的群体，才能永远被城市接纳。祥子绝对不是城市中最后一个牺牲者，他的堕落也绝不是其中的特例。这不仅可以看出作家的写作功力的醇熟和优秀，更反映出了老舍作为一个出身老北京底层穷人之家的民族作家，他对穷人的命运的关心和深切的同情。同样，老舍通过祥子人生的起承转合隐喻了北京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深沉思考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综上所述，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一部穷苦底层人民的生活悲歌，同时也是一部农民迁徙入城市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之作，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 <参考文献>

- 巴史克，《心理治疗入门——教育辅导系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 高文婧，《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北方论丛》第6期，2016。
- 老舍，《骆驼祥子》，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长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7卷·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老舍,《月牙儿》,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
- 李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肖芹,《论“乡下人进城”的“苦难”叙事》,扬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迁移小说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许德金,王莲香,《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8.
- 雅克·拉康(JacquesLacan),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叶君,《新世纪乡村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ong novel *Camel Xiangzi*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Lao Sh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s the body narrative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op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of Xiangzi's "body", "spirit" and "identity" by sorting out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city. By exploring the city's sup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of "body", "spirit" and "identity",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reasons for Xiangzi's failure to enter the city, and tries to further explore Lao

She's reflections and thoughts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rough Xiangzi's failure.

After reading the text carefully, it can be found that Xiangzi's life experience is not only the destiny given to him by the oppressive feudal system and the dark old societ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city's op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directly on his body, and there is a kind of mysterious narrative close to the myth and religion that always follows him. His bod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perfect body of narcissism", "suffering body of abstinence" and "ugly body of degradation", from "self-love" to "self-love", and from "self-love" to "self-love", and from "self-love" to "self-love". From "self-love" to "self-loathing" to "self-abandonment", the three stages of "self-love" to "self-loathing" to "self-abandonment" have completely reproduced the grinding of the human body by the city. Therefor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Xiangzi's life experience of three ups and three downs after entering the city is actually a large-scale dispelling of the myth of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Xiangzi's personal myth of the body.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forced opening of China's door, the invasion of capitalism changed the millennia-old mode of production, in which all usable resources were quantified and reused over and over again. Xiangzi came to the city with his own desires and joined the market as a cheap, reusable labor force. Since then, all the resources that can be squeezed out of him, such as labor, sexual value, personal savings, etc., have been consumed by the surging urban desires. As a normal person with normal needs and desires, Xiangzi was able to keep all his desires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when he first came to the city, but after three ups and three downs, he lost his self-control and changed his formerly healthy attitudes toward work, sex, and money to

become extremely crazy. At the same time, his normal desire to succeed and become better was also exhausted, and he became a beast devoured by desir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ollapse of Xiangzi's personal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successful invasion of urban desire.

The city's crushing of Xiangzi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denial of his identity. Xiangzi, as a cheap laborer in the city, is always a marginal person, and when he tries to cross the boundary and become a partaker of the city's benefits, the city will mercilessly cut his seat and punish him. Xiangzi's complex feelings of love and hate for the city, which he reveals inadvertently,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confusion and embarrassment of his identity. Since modern times, China and Beijing, which are facing transformation, are also in the same awkward position as Xiangzi, forcing modernity to unfold, making Beijing, once the political center, and China, once considered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lose their old identities, and have to embark on a long process of groping for and awkwardly reconstructing themselves. Lao She saw Xiangzi's embarrassment, and likewise saw the plight of Beijing and China. Through Xiangzi's failure, he alluded to the incomplet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reflecting his reflec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s a national writer.

**Keywords:** 现代性(Modernity); 乡下人进城(Villager Going To The City);  
身体叙事(Body Narrative); 骆驼祥子(Camel Xiangzi);  
长篇小说(Long Novel)

